

舜水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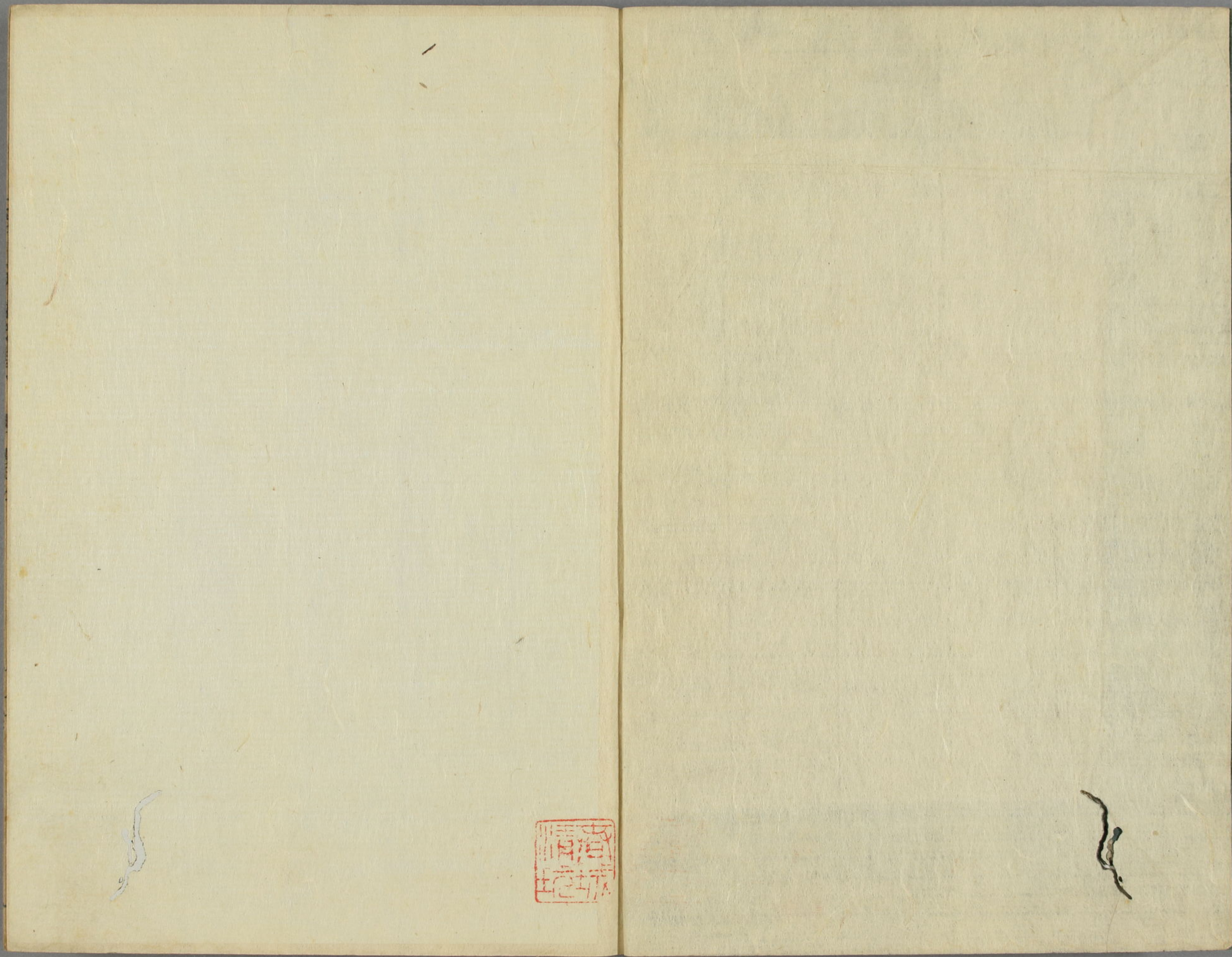
書

二

和装本

特別  
ハ20  
2682  
3





20  
2682  
3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書二

答林春信書

僕初入國門之夕。因途間服暑泄瀉潦倒曠  
眊。偶得台兄新詩讀之。霍然而起。謾謾如松  
下。風涼爽入人襟際。踈踈如食哀家梨。津液  
溢於齒牙。意言之外。別有一種超邁之氣。故



僕熱病爲之頓除耳。何地無英賢。僕長崎之言驗矣。亟欲圖一晤。緣新來東武未諳國俗而護行使者受鎮巡命不敢輕舉一事。又快快而止。八月初吉夜過友元翰史。出台兄答書之草讀之益諗妙齡淹貫果自天才造詣愈深。莫能窺其涯際已。昨夜奉翰札執禮過謙。僕衰朽遠人於名賢無能爲役而乃自抑如此耶。緣蠅頭小柬老眼睜糊視之爲一片雲霧。故未敢即答。滯遲爲歉。七日之約頃已

公事來辭大約改期於他日也。先此率復尚容面佈不宣。

與野節書二首

文章匪翼世教必使宜乎義合乎禮。協乎萬人之情。非徒呂媚悅一人而已。甚不可呂苟焉。况乎鐫之金石者。至若文之工不工。則係其人之才思學力。豈能勉而至也。要當使其規模不失耳。韓文公作碑志表銘識者。詆爲諛墓之辭。豈非昌黎之一玷。愚意使後之

人非之不若使今之人譏之又稱謂者題之於石愚智之人未讀碑先看題舉目見之更當斟酌院名則不系竟書國史編纂官勉亭林內翰二字今為中翰今有文學古有二者何如若秀才則貴國國俗中原甚輕之三者擇一用之稱謂不宜甚高不宜稍卑高者諂也卑者傲也諂固不肖傲亦不肖也惟高明裁之昨諗東武立碑不甚多恐工人鹵莽則鐫畢印摹不雅故敢僭告碑石須極細膩且

細砂巨石磨礱之砥平如水光潤如鑑先上好墨而後書丹儻稍有低窪字雖在碑印摹便不能及視之則模翻不雅觀特愛及之越俎而代庖矣上公處文昨已發來改定即當錄奉前約今夕及明日過談希示期且便顯候一時乏柬此非體也幸恕古人初入仕者亦稱秀才未有食祿秀才者

二

新歲未遑趨賀先承枉駕兼叨遐祝深為感

誦若使僕復見漢家春則三國之福豈惟僕與台臺壇坫玉帛喜氣融溢而已然茲事體重大恐非老朽病孱之人所能待也僕物故之後此事必無望矣何也中原廓清僕得旋歸邦族僕一言之發宗戚鄉黨施及郡國無有不信之者若他人則不能知知之已不敢言敢言已必不能為徒使千百年盛事委之草莽可惜也故知非老朽病孱者所能待也別惠徽墨一丸如圭如璧謝謝昨失記王氏

子乃晉卿非宗漢乃帝塔也。有畫莊周文。全不憶。徒得一二語耳。

答野節書十首

來書有藥籠三年有成園禽庭柯等語

十三日竟日奉教分夜而歸酣暢隆情遂忘久擾次日奔走不已望日歸寓又復眩暈大作卧不能起十七日不得已移居竟不及走候罪甚謂台臺感冒耳一汗即愈不謂尚未霍然時下寒熱不時惟祈大為珍重必使

勿藥為佳。別有後命。讀之驚愕。僕曰：中原不堪腥穢。但得留止貴國為足。故求十畝之園。抱甕自灌。絕無他求也。一二年來。多方覓之。不可得。今歲纔得數畝。墻塼之地。議價未成。而上公之命至。彼時即不能遂其初矣。自揣疎慵。豈堪冒昧。然通事必不敢鳴之。鎮巡鎮巡必不敢鳴之。上公轉展懇辭。必生意外。是故勉強而來。非謂其能賢也。即使收之。藥籠亦不過狝苓澤瀉耳。後命之所期。此貴國君

相賢仁之事。僕實拭目引領而望之。三年有成。僕亦幸託足為升平之民。已久。困風塵。驟遷廣廈。出谷之鳴。比於睨睨。况復園禽庭柯。清風明月。悅自賞心。足自怡乎。人苦不自知。僕才庸下。無足比數。閉門掃徑。教授童蒙。擬之抱關擊柝。其任易勝。其效易見。過此鎔銖。則溢於量矣。雙禽之惠。畜之窻下。當覓一石。曰立。鳴。鷄。又復益之。曰水晶葡萄。一宮秋風。八月馬乳斯肥。時潤枯喉。方之瓊液。雅愛

疊承。豈辱軀所能勝也。昨客臨貺絡繹。夜半始畢。今早大為舊病所困。奉復遲慢。又不能為小楷。均祈原宥。

二

前夕令弟過寓。詢問興居。且日久不晤。言為快。令弟所論。但亦未知尊恙。讀翰啟。始知疝氣作痛不止。又染風疾。竟毫不聞知。僕真可謂井底蛙矣。僕聞之不禁媿訕。賤恙起自望日。兩三日內稍可。渴想晤談。明日枉駕甚妙。

遲之遲之上公臨蓬華。僕亦感亦媿。然不敢侈為一身之榮也。貴國習為驕貴。未知下賢之禮。今上公高才博學。而身為之。嚆矢。貴國王公大人。或能尋繹其義。庶幾卷遇。則貴國之賢者老者。均有起色矣。若僕則非其人也。然台臺尚未知其他也。得一美饌。手自調治。特遣親信使臣。賫賜僕。少有微疾。則憂形於色。如此誠意。必不可得。僕樸樸。揄謗陋。惟懷赧而已。諸事均俟。明日面談。茲不一一。



二

晤言之夕。一事不能盡原。約五六日。再來何  
 日。期而不至。公事旁午耶。或慮蚊蚋鑽研耶。  
 僕亦為此將暮。便爾入幕。殊無意致。一種  
 吟唱。唱者固自可憎。雖或牽人心緒。猶可隄  
 防。又一種怯侶。無聲無臭。啗人臙膚。使人不  
 知不覺。不肯使人痛。反使人渾身麻木。作癢  
 遍體。芒刺捉摸不能搔爬。作楚。日致潰爛。陰  
 惡真不可當也。思欲作一紗厨。日禦之。此物

雖巧於窺伺。亦當無如我何。今雖貧。亦或可  
 日勉為之。但念先父母墳墓。近城市。恐遭虜  
 人殘毀。先祖及高曾墳。去城皆不能一里。蔭  
 木脩拔。通邑所無。高曾墳與陽明先生祖塋  
 比隣。其樹木之美。際不能及。荒蕪虜人求木  
 木造船。此必遭殘壞者。又祖宗祭祀未脩。是  
 日輾轉思惟。不敢身處安逸耳。然日夕遭此  
 輩陰損。侶亦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奈何。欲  
 俟高明至。往復義理。而後決之。三四日內。枉

愛力共坐文集 卷二 七  
顧且當權用粗麻帳幔罩之。麼雖善乘際亦當無計。曰肆毒螫台臺毋深怖之也。諸客晤警。

四

偶聞上公車駕辱臨。僕涼德不敢。曰古來高士待君侯之禮。待之特愛。暫假一圖一瓶。曰隨世俗之習。幸蒙慨允。竢晴好。當馳力走懇。今日大雨如注。乃兼命使持來感媿極矣。統容面謝。來論答策萬一不中。雖連篇累牘不

倦。即此猛厲。自能破的矣。敬服敬服。為文不患不佳。患無此決志專力耳。有此氣力。自堪為貴國鼻祖。預賀上公文極雅。才極高。此得之天成。今志力專於治國輔主。但須遜台臺一籌矣。來畫先壁張一水字壹幅。策文領到。稍暇改上不盡。上公之來尚稍遲。有暇幸過談遲之。

五

屢接丰容氣度自然。有德之徵。采之輿評益

爲足信。大路五穀。較量親切。五穀尚可。不備更爲。勘到之語。豈忘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工夫。既得日新。自程景行在望。體胖神怡。所到寧有。限量非若。彼純弄虛脾。瞞人至老死。而不覺也。惠我花籃。芬芳滿坐。彷彿移春之檻。意欲飾陋室。爲芝蘭手。銘佩無盡。茶匙一張。奉覽。昨日答問。二紙并上。勿翁姓名。字官街。幸一一示知。今日賤體。稍可。欲爲之作記也。來書情意周摯。語意絕無大過。無煩點

簡并復。

六

晦明風雨。初見情深。丙夜言還。猶懷躑躅。令晨入直。方慮花磚日影之移。乃復使命諄諄。瑤函夾夾。禮意慇懃。言詞鄭重。遠人得此。淪於肺腑。又復引咎爲罪。謙光得無太過乎。出之者。既已太過。受之者。奚能復堪。時因趨送上公。不能勒。械奉復。統惟原宥。別論受姓。受氏。從古皆然。匪今創見。或曰王父字爲氏。或

呂邑為氏。呂邑為氏者。如陽如展是也。食采於其邑。故即呂為氏耳。無可疑也。草率布復。尚容面罄。不宜。

七

僕亦何能見道。特望之耳。至於道腴仁熟。豈敢謬膺。台臺呂五穀。此道非入其間。奧不能及。此隻語。今之求道者。輒求八珍。而適口。故求之愈難。而得之益寡。其亦知道在五穀乎。然世俗之見。未有不厭其平澹。而無味者矣。

其流之弊。可勝慨歎。昨得報謂。台臺晚當過談喜。而延竚。然終不能絮壺餐。呂餉從者。良繇旅。即裸露。非獨侏儒一節之驗而已。台臺呂為過於太牢。僕何幸而得此哉。古來貪士。脫粟羹藜。呂羞貴客者多矣。未嘗聞有此滋味也。僕幸矣。幸矣。昨暮喜極。竟不知羸體為疲。又辱注存。益增感媿。遺聞心史。道服均領。到臬圍坐褥。已附。益使奉覽。非能佳也。僅存體制。已耳。不盡家國之感。不去心。亦不須典。

籍激發也。并復。

八

朋友之道。德業相長為本。飲食燕衎其末也。質誠欵洽為良。虛恢文飾其敝也。即如飲食有則八珍可羅。無則瓜瓠之羹。蔬糲之飯。可且共飽。主不必且烹葱翦韭為慚。賓不必為饌玉漿瓊而作。今按作下是所謂素交也。是所謂質任自然也。素質自然可久之道也。僕平生交友不多。然而數十年之久。死生貴賤

貧富。不少渝者。用此道耳。至若望霓時雨。瑜則豈敢瑜。則豈敢連。白意不適。又熱極。奉復替延。幸原之遵命。撰竹如意銘。錄覽。祈改定何如。示下。當即書上。

九

前月是日。捧讀翰教。并惠佳蔬。臺盤。謝。是日侵晨。僕眼角生一赤瘰。開闔俱礙。不能奉復。所諭諸事。只授來伴。惟犢鼻禪。失記。先年何故言及於此。但語來伴云。此下役操作之

衣昔司馬相如著犢鼻禪與傭保雜作於臨邛市欲恥卓丰孫也非君子之服去後因思此物雖未經見然亦可且意為今之耘田視大類此式比之時俗之製但為得宜後十餘日復叨垂問因目疾未愈又加之且眩暈咳逆尚不能答今一月矣勉強把筆統惟原宥本欲製一奉覽因僕處無針工又無女婢是且不能幸亮之前論桐木湯婆府上有此種否有則不論新舊借來畧看即奉還

十

所論唐禪北人謂之褲子西人謂為裛衣一物也韓昭侯敝袴待有功即此也僕在敝鄉袴要六尺三寸其背處僅三指餘著時猶可脫則黏滯不爽至於更衣之際尤為拘急兩膝開張甚則撐裂欲稍恢弘之而賤前狻歿遂爾因循舊貫今者日漸羸瘦腰肢削弱所服褲要五尺二寸比先時已六分去一矣而掩合之處乃過尺餘或行或立時致服落

蓋曰曠蕩而無紀也。今覓得窄布爲之。要僅四尺五寸。但爲適可。但紵布稀粗不堪耳。謹奉上一條希炤入。要音之長短。當量貴體肥瘠而爲之。若小大違宜。服之終不得其當。勿咎袴之製不善也。乘借桐木湯婆奉璧。謝謝餘。晤聲不宣。紗羅紬段絹均易裁製。惟紵必藉邊幅有廣萬一段貯之。三四年欲成衣爲之。而無其人悶悶。

與木下貞幹書

違遠芝顏。遙遙千里。弟別後。即膺大病。惛不記時。畧一計之。已十六月矣。十六月。則五百日也。古人喻日爲秋。喻日爲歲。或云山高。溜北。或云日暮江東。其所曰言思者。至矣。然未知其所思者何等也。其有盛德謙光。如臺下者乎。其有腹筍若虛。如臺下者乎。其有寬直惠和。如臺下者乎。儻有一人。而備六德。其相思不置。不知又作何摹寫也。台諭一不爲少。百不爲多。此議最爲精絕。但曰道德典故。專

屬鄙人弟則何敢自居當與明廷各載其半耳。此時政在危篤無疑之際不能報書兩承華翰不復兩惠嘉魚不謝况臺下有鵲鴿之憂又不能作一緘奉慰雖屢託剛伯申謝終日未致手書為恨而臺下乃疊疊不已屢作國書下問蓋病廢之軀自不足齒於人類況可求之於禮數之間乎。陷危之病其後兩股強直者百日忽爾變為籬條籬條不已又輒變為戚施詩人極其醜詆不過曰一端狀之

耳。弟則一身而兼之又且加之曰腫毒四閱月而未瘳。近雖少可尚未能箕踞况危坐乎。且此負戾臺下亦未能盡原之也。粵師儉處書問重疊亦未能一字相報。令伯兄大故今臺下服已闋不敢另書。尚希令姪尚在縗經之中。惟作一東弔唁幸致之為感。其衷深叨厚愛詳諭其父。一年有餘並不別生枝節。此生亦安心就養。弟逆旅之中大得其力。此誠臺下之大惠也。長公不及另書。唯希道意會。



晤在即不備不莊。統祈崇炤。

答木下貞幹書四首

去秋奧村顯思屢言台臺才德與舊日所聞  
同符。誠願望見顏色酌取仁賢。乃今春尚在  
苦次未得一奉言笑。及顯思署中一晤。次日  
枉駕惠臨。即於次日策鞭北歸。政如走馬閱  
錦夢中邂逅未得少致綢繆。忽焉驚覺。所謂  
素心人數晨夕者。果如此乎。渭北江東。不勝  
盼盼矣。仲夏瑤函貴止。捧讀增慚。偶得便鴻。

即欲裁緘奉復。奈此時賤病日甚。不能作隻  
字。徒快快而已。台臺乃不過督。又復錫之翰  
教。餉且多儀。登拜之間。可勝怛怩。屈指晤言。  
尚在一年之外。明年此日七十衰頹。敢自期  
乎。來簡稱謂過謙。此士大夫施之。達官太老  
者。今台臺一邦名下。而弟異國散材。安敢冒  
兼重典。即欲舉莊東完壁。持恐貴邦聽覩未  
及。反致驚疑。故因循中止耳。已後萬勿仍前。  
更叨愛厚。台臺與敝門人安東省庵。聲息漸

近。都中車馬。鱗次往還。曾一郵檄相問。否。外具不腆。少申鄙悃。不棄輜藝。惟祈鑒函。

二

仲春之望。捧讀翰教。雖在千里。猶如面談。又且疊蒙嘉惠。感戴之深。筆不能盡。因知闔府駢禧。而即吉之後。庶務咸萃。才高意廣。自昔皆然。無足深恠者。弟拙劣。老悛。怵恍疲怠。新正辭宰相上公。亟欲西歸。而上公不允。意甚懇摯。弟念歸既無家。而又義不容恕。是日不

得不留。然不稼取禾。不狩縣特。揆之於心。轉生媿汗耳。乃自初夏。日來纏綿病憊。蒲節之後。一病幾於不起。雖復叨蔭。瓦全而雞骨雞皮。手足兢兢。戰戰燭已見跋。幸遇風恬。氣和。猶可保其熹微之炤。輕颺蕩之奄。然滅熄。自然之理也。源剛伯質性易良。氣度冲雅。誠為學道之器。前者弟在病中。益見其朏篤周全。和氣藹然。可掬心甚喜之。然觀型既無足法。而所處又極寡聞。私懷悵悵。如何可言。久誓

裁復為罪。諒台臺必聞其詳。不盡欲言。統祈  
晤馨。瞻望非遙。慰茲饑渴。貴友安東省菴。近  
有書相候否。不知安好何如。

三

前者雖不能時接。芝眉。飲美珠玉。猶自謂室  
通人。遠今也。相去千里。徒使人日惘惘耳。昔  
有田舍老翁。兀坐短簷。曝背而暄。食芥實而  
美。遂裏饅擔。簞操此而欲効之。其君雖其事  
可笑。而其意則誠矣。今弟之所獻於臺下者。

不過芹之實耳。食之不整於口。已叨過愛。况  
復懇懇言謝。崇執謙退乎。其意則誠。而其事  
則可笑矣。顯思橋梓翁。背書辭悃。欵皆臺下  
潤色。鄙言使其感悅。誠能奮發興起。超然出  
群。則朋友之益人。其功自不淺淺也。剛伯十  
六日已到。可稱信人。因知臺下途中安穩。深  
慰鄙衷。正成楠公傳聞。呂忽冗未構。今已促  
剛伯累其事實戰功。不必作傳也。一到即當  
題贊奉。上幸惟。此意達貴國君。為懇弟時

下藉庇無恙。殷勤念慮。敢不勉為節齋。日副盛心。遠頒越中白紵。貳疋。拜賜為慚。因使附謝。可勝耿耿。

四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非欲其文辭遐暢。黼黻皇猷而已。誠欲興道致治。移風而易俗也。自非然者。經綸草昧之初。日給不遑。何賢聖之君必。且學校為先務哉。禮曰。學則善人多。而不善人少。夫善人多。所且興道。不善人少。所

且致治。今貴國君英年駿發。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斯貴國之福也。獨是狂瀾既倒之日。乃能力砥頽波。未諗何且遂能臻此。茲遣源氏子。就學於弟。事甚尋常。而來教則大為鄭重。蓋人君之好惡向背。則一國理亂之關。而人民禍福之樞機。未可苟焉而已。源氏子誠能祛除俗務。潛心力學。身可為法言。而有徵。獎率後進。拯救癡迷。則剛伯為貴國之功臣。若或不能仰體君心。優游歲月。抽黃對白。綺

靡稗糠。行垢不澣。德缺不補。使武人俗吏佞  
 邪邀福之徒。指摘之曰。為口實曰。某儒者某  
 儒者。則剛伯為名教之罪人。剛伯既有罪已。  
 弟庸得有功乎。是曰屬望之心。為更切耳。使  
 其青出於藍。冰寒於水。則弟亦與有榮施矣。  
 獨幸其風度温和。質性馴謹。充之曰奮發振  
 興。必不煩於過慮。聖賢之學。行之則必至。為  
 之則必成。譬之農夫。然深耕易耨。則堅好穎  
 粟。鹵莽而布之。則滅裂而報之矣。非若他道

之荒繆。可望而不可即。可喜而不可食也。本  
 欲詳悉奉復。奈何交淺言深。古人所戒。殊不  
 禁筆端津津欲滴已。

舜水文集卷之二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書三

與本多重昭書

瑜也。草茅寒士。飯土簞。歎土劍。乃其宜也。況乎遭天不造。去國萬里。不能雪恥。除殘。徒冀因人成事。夙夜愧恥。何日為心。至於祖宗墳墓。兄弟妻孥。全毀存亡。均之力不可及。憂惶



永歎如坐針氈。是故羹藜衣敝。不敢曰古制自豐。而下愚無知。謂爲吝嗇。騰之謗譏。區區此心。豈求此輩知之。近乃淡蒙愛厚。種種難名。言鯁生當此。實爲逾分。十四日承命。使臣賈貺。白玉卮壹柄。菜玉臺盤壹座。水晶盃壹擎。瑜也聞言。悚惕啓積。驚慚璀璨。精華必非常布之器。玉杯象箸。豈與葵藿爲群。再三固辭。使臣堅執不允。不得已。覘顏勉留。靜念猶然忸怩。惟願邦伯臺下。翦茅斲楠。恐四境

猶有風雨不蔽之民。玉食錦衣。保間間能無半菽不飽之子。古之賢君。莫不曰如傷之心。著勲業於天壤。垂聲譽於無窮。儻臺下能宏此遠圖。瑜雖飯糗茹草。亦附青雲。而不朽矣。不盡謝悰。統容面布。

與鍋島直能書三首

春日遲遲。倉庚載道。人歌去思。鳥飛紅杏。均足樂也。僕不能親挹韶光。共賡折柳。乃更端使遠存錫。呂多儀。感媿益深。切矣。去冬承命。

呂下川三省見委。此子溫厚淳謹。僕望其大有所成。此爲下僚之子。而臺下能知其可教。則閭閻無遁情矣。是臺下之明也。其父力薄不能教其子。而臺下事事爲之經營。且使其俯仰無虞。得呂專志於學。是臺下之仁也。世誠不乏英才。但未有仁明之君如臺下者。故多棄之泥塗之中耳。夫賢才固君國之重寶。而世之諸侯守相。金錢溢於府庫。幣帛腐於封樁。或者耽悅玩好。或者馳意聲色。狗馬至

於培植人材。則不肯落其一毛。臺下如此舉動。固一世之豪也。僕日夕以此勗三省。且臺下今日身自樹之。異日身自食之。固非無益。特世人無此遠見耳。時下呂僕有水戶上公之議。過於矜慎。欲呼令歸國。又云。欲先携往江左。並無翰札。但憑使臣口傳。僕不敢遵奉。若果有此意。亦未爲計之得也。臺下不知僕之不肖。而遣此子遠來就學。既已誤始之。便當誤終之。今日何所見而去。若云先至江



戶候僕此萬萬必無之理。是欲其入而先拒之門也。水戶上公。且至公無私之盛舉。而三省又舊冬來學之弟子。即使善怒。不怒虛舟之觸。況上公之賢明。聞於通國耶。種樹而搖其根。搔其膚。非不受其樹。然非所且生樹之道也。惟高臺始終玉成之前者。三省為臺下之私人。既奉台命。而執質於僕。則僕與臺下共之矣。僕撫之如慈母。而督之如嚴父。在三之誼。僕有其二。而臺下有其一。固未始有所

輕重也。僕生平一無他長。祇此好善惡惡之心。切於肺腑。故明末不肯仕進。端為此耳。惟高明炤察。書不盡言。外具十條於別幅。就煩來使。面稟。更有壹條。不敢輕易唐突。已口授使臣。必能上達也。賤疴忡急。不次不莊。統惟原亮。

二

春間自水戶回。且久不奉言笑。亟思一候芝眉。且仲春比屋之災。回祿及於貴邸。亦當為

之慰藉。奈此時賤體病劇。而諸務又禁集。必不能遠道修候。且台駕就國。亦不能造邸送別。至今爲快。每每與人見友。元兄言誦而已。七夕前。盛使遙臨。捧讀翰教。知旌旄於前月。初五日蒞鎮。途間車馬舟橋。調良穩泛。三省亦附驥平安。深慰遠懷。且承佳貺。賁然甚愧。無功而受。然遠惠不敢却。不得不腆顏登拜。謝謝。舊日三省來學。荒齋愚未知爲台臺之僕。恐辜台臺之託。未免過督。呂招尤。若早知。

其詳務爲寬縱。愚亦不致勞神。弟子又多適意。彼此豈不甚便。今悔之無及已。雖曰仕於家者爲僕。然終與僕隸下人有間也。千里神馳。憑緘瞻渾。不盡願言。統惟崇炤。

三

某罹中原大故。適貴國。呂求全。私謂貴國幅負廣大。物產富饒。必有賢明之君。必有好義之主。古道鑑衡。必將庇佑。是呂不謀家人婦子。子身長往。適當嚴禁。連播去來。昨年果蒙

破格留止。慰藉加隆。雖稔聞老先生大人問  
下勵學自修。上達下問。曰先王之道。齊其俗。  
曰堯舜之性。善其身。德業欲崇於泰嶽。猶且  
求益於土壤。聞望既輝於素舒。尚復資明於  
燭火。儼然使命。曲致慇懃。蓬戶燦。裏蹄之光。  
陋巷詡干旄之賁。卻回懼冒不恭之罪。登拜  
實懷無功之羞。風土既殊。禮宜或異。雖切樞  
趨之意。難專傾慕之誠。先達荒緘。已同神速。  
率泐附謝。統冀鑒涵。

與大村純長書

憶昔初識荊州。於今十四年。自至東武。十一  
年間。僅得一瞻芝宇耳。其餘皆想像思懷。而  
已。今已當大歸之際。欲俟臺下入都。趨貴邸  
申契濶。或不致臨事匆匆也。乃曰積疴未痊。  
眩暈仍作。寒熱往來。未能如所願慮。去秋通  
國多罹水患。西土亦致災荒。未諗貴治得稍  
優饒。若亦不免於此。則萬民嗷嗷。皆有藉於  
含哺而仰沫。此政仁人君子焦心疾首。日處

不遑寧息之勢。亦政盤根錯節。大展生平才  
學之時。道遠音稀。未知端委。公務之餘。幸稍  
稍教示之。外具江珧柱十枚。將意深慚。輒褻  
惟希鑒存。不宣。

答加藤明友書二首

竟日厚擾。欵曲綢繆。石磴扶筇。陟阿觀海。轟  
鉤澎湃。蕩滌心胸。日夕披襟。對此足。日滙納  
百川。尚何有紛紛未定。得。日干我神思。誠哉  
其為萬里流也。下問數條。如食之有菽粟。衣

之有布帛。民生日用。不可一日廢者。所望力  
獎當軫實實舉行。勿徒僅託空言而已。然世  
人喜好不同。或愛聯綴榭葉。採如草實。則亦  
無如之何矣。若曰貴國為褊小。為東夷。謙讓  
不遑。則大不然。貴國今日之力。為之尚有餘  
裕。昔者滕壤褊小。不能五十里。一旦舉行學  
校。猶且未能究其功用。而學士大夫至今猶  
嘖嘖稱之。今貴國幅員廣大。十倍於滕。而百  
倍於豐鎬。而物產又甚饒富。失今不為。後必

有任其咎者矣。至若曰風物禮義爲歉者。則建學立師。乃所曰習長幼上下之禮。申孝弟之義。忠君愛國。而移風易俗也。何歉焉。惟期銳志舉行之。僕生於越。而貫於吳。周之東夷也。擯而不與。中國之會盟者也。斷髮文身。侏離椎結。曰禦蛟龍魑魅者也。僕荒陋不足數。然自漢曰來。文物軌章。何如者。今日之吳與越。則天下不敢望其項背矣。舉凡亘古聖帝明王之都。賢哲接踵比肩之鄉。亦拱手縮胸。

而遜讓之矣。顧在作人者何如耳。豈曰地哉。

二

伏曰。履端之慶。增長埒於春陽。駢社之臻。榮茂萋乎卉木。燕喜通夫一國。雀躍先于遠人。恭惟老先生閣下。武文全畧。知勇奇才。天錫曰。穎異之資。偏能好問。而好察。世載其高滿之位。最勤下士。曰下人。政治祖治。三謨講讀。窮搜二酉。親賢如渴。未必謀之父兄。百官見善沛然。即今已爲出類拔萃。聖賢亦猶人耳。

堯舜奚不可爲之瑜所曰企望良深。晤言獨切者也。初二日。旌節賁臨。即圖瞻對。緣耳目孤陋。聞知己爲後期。旅寓迂迴。奔馳遂爾難及。適遇鎮公。燕會不敢坐候。回車訛傳。次日星旋。不能伏謁。行旆鄙懷怏怏。不知何日重瞻台範也。後承命召。即刻整冠而趨。忽聞國事相催。前旛已發。又復中道而歸。及林道榮至。謂閣下垂注無已。延佇再三。誤聞返舍之言。方決升輿之計。復令道榮申意懇款慰勸。

是閣下之自處有禮矣。益令瑜赧赧悵悵。無地自容也。竊惟曳裾侯王之門。侯伯公卿之府。誠非素士之禮。至如閣下。儗周公之風。吐握見士。慕蕭王之德。坦易延賓。瑜三造於庭。未嘗少留鈴閣之下。是閣下之令行而教素也。是從官之循理而共上也。如是而不可見瑜。將曰貧賤驕人乎。貧賤驕人。又豈得爲禮之至當乎。况貴國未知士大夫相見之禮。而閣下爲之。嗚呼。瑜當共成其美。同底木道。而

又曰偃蹇開罪於執事。則淺薄固陋。過於段  
干申泄矣。所曰惶悚跼蹐。不少自安。即欲修  
候謝罪。又曰初五日。小修先人之祀。悲傷致  
病。嘔血不已。更復替延數日。罪甚罪甚。統容  
面日。荆請持恐寓居遼遠。仍蹈前轍。是欲補  
過而益之戾矣。奈何。率泐帛布。統希鑒極。外  
拙稿壹篇。謹錄呈覽。

答長崎鎮巡黑川正直書

恭惟老先生臺下。福祉駢繁。融和慶衍。違顏

三月。又忽逾年。懷念高深。戀慕誠切。獻歲日  
來。傳副意樂優游。謝事得請者。雖急流勇退  
雅人高致。然臺下尚非懸車之年。何忍使萬  
戶皇皇也。於自計誠得矣。於十三年撫育舊  
恩。或無少愆乎。望日書致島田公。并劄諭諸  
通事。如聞水戶上公。曰姬且之尊。欲興庠序  
之教。此誠貴國萬年之聖政。丕顯於後昆。增  
光於史冊。是何如重典也。臺下乃緣垂愛之  
深。竟曰之瑜。應命臺下。獨不念之瑜才短學

荒體迂性拙。格梳之材。何堪爲人作楹礎之用。徬徨四日。博議多人。終不得一可辭之語。十八日暮。遂巡怛怛。奉復島田公。因思上公之於僕。爲兩國之望。而聖教又王道之首務。貴國六十六州。群后百辟。鴻儒鉅公。卿士大夫。及成德小子。民間俊髦。引領拭目而望。此舉若使小有違錯。此誠聖學興廢之關。僕虛聲謏劣。何足目塞重望。然亦無可如何矣。至六餼廩金帛之資。僕生平志不在此。使諸

人不寒餒足矣。又何必目多寡爲慮。惟通事爲將命之要人。諸事必不能盡於筆談。單詢隻語。均須傳達。禮度進退。亦藉周旋。欲得其人。恐難其選。僕丝毫不敢與聞。惟飭治耒耜。恭聽期會耳。四字更祈珍重。率泐附復。不盡願言。統惟炤鑒。

與長崎鎮巡嶋田守政書

伏承雅愛。遠逾恒等。萬萬周全。鎮密婉款。和怡銘刻之私。莫可言喻。別後就道。小倉已經



報聞。本月十一日至江戶。偶因賤疴。連日伏  
枕。十八日午。方得謁見宰相上公。禮貌優際。  
言辭和悅。使臣諭旨。再三絡繹。上公賢明謙  
厚。古今罕有其比。是皆老先生臺下揄揚太  
過。誤信先容。不然。撲楸遠人。操何道。而能得  
此於尊貴也。謝何可既。瀕行。點撥獲行。聞差  
通事何可候。僕且其年少。私心不盡。然及  
至中途。乃能回體上心。事事周慎。凡道路險  
易。涉嶺涉川。莫不遣人先期。而辨儼然若曾

經歷之者。使僕得安意。而至東武。皆其力也。  
及見各衙門將命之後。莫不歡然稱獎。毫無  
缺事。饒有餘才。固知臺下知人之明。用人之  
當也。敬服敬服。報命之餘。幸借鼎言。一為慰  
藉。上公奉巡部期迫。僕或者未必隨行。會晤  
非遙。統容面佈。草率不盡。惟希崇炤。不宣。

與長崎鎮巡稻生正倫書

修途邂逅。得接旌麾。傳舍起居。深叨聲歎。冀  
竭駑鈍。且奉明教。可無負雅意耳。量地計時。

於今已當榮任。上下鼓舞之情。章叟歡抃之態。誠可目臆。料而逾度也。僕別後於十一日。抵江戶。途中服暑。抱疴數日。十八日午。方得謁見宰相上公。謙恭好士。意摯言溫。誠為過望。復聞上公明哲仁恕。好學自修。僕虛聲推魯。對之誠為削色。未知臺下復何目教。我使得補苴而無過也。日切翹首西望矣。公務燕閑。或得一錫好音乎。茲因譯者何可候事。竣報命。荒穢附候。率泐不莊。惟祈矧鑒。

答明石源助書

遠辱言問。自應作答。蓋士君子之相接也。有情有文有禮。未可苟焉而已也。如其苟焉而已。則亦何目異於市井負販百工伎術之徒哉。是目君子慎之禮。三擯三介而後相見。不然則已褻。三揖三讓而後升。不然則已逼。古之君子豈好為煩瑣而不述於事情。緣禮不可瀆耳。不佞雖亡國之遺民。來此求全。情文即不能備。然而不敢隕越者。徒目禮為之防。

也。不佞總角時。恒見先人與士大夫相接。冠裳濟濟。言論丰采。進退周旋。皆雍容彬彬焉。斯時太平氣象。致足尚也。其後士大夫好爲脫畧。而惡言禮。曰爲厭物。曰爲王道所謂王道者。非尊之也。亦借名斥絕之辭耳。未能二十年。而國已淪亡。前年至廈門。赴國姓之召。見其將吏。並寄居薦紳。皆佻達自喜。屏斥禮教。曰爲古氣。曰爲骨董。不佞知其事必無成。故蒿里端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無所濟。

今紛紛未有所底。可見禮也者。不特爲國家之精神榮衛。直乃爲國家之楨幹。在國家爲國家之幹。在一身爲一身之幹。未可蔑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知禮之國。當藉君卿大夫。愛惜存全之。未知禮之國。當賴明哲賢豪。講求而作興之。曰登進於有禮。不然其何自異於椎結箕踞。雕題鑿齒之屬哉。禮者乃天理自然之節文。初非苛禮多儀之謂也。然講求而作興。非博覽旁搜。寤寐孜孜焉。不

可得已。故學問之道爲貴也。來諭欲絕今而學古。懼其死於茅茨之下。恐無了期。恐之誠是也。懼之誠是也。若實實如此。氣亦奮而志亦苦矣。誠可嘉尚。書曰。學古有獲。志曰。慚前經而不恥。語當世而解頤。是言不知古之可恥也。可恥則宜恐。宜懼矣。氣恒奮而不靡。志恒苦而不弛。何脚跟之不能立定。而聖賢之不可幾及哉。最喫緊者。無如我亦秉彝之民。不可不行之語。誠知其在我。則亦何必他求。

若使饘於斯。粥於斯。歌於斯。哭泣於斯。則亦世俗之民爾已。非所貴乎。豪傑之士也。夫千人之中。萬人之中。翹翹特拔。謂之豪傑。混混然隨波逐流。同聲附和。謂之鄉人。二者惟足下擇而安焉爾。前書却回。後書不答。足下既不允人。復能痛自刻責。書辭又質實不潤。非繇此一念而充之無已。則子路可希。堯舜可爲。豈斯文之不可與而懼其始終見絕於先生。誨人不倦。不佞竊嘗奉教於君子。足下不

自絕於長者。長者何爲而絕足下哉。且貴國初知向方。不佞雖閉門却掃乎。然獎進之意多。責備之意少。故昨暮發書。今早欣然作答。非謂足下之盡出於禮也。亦喜其誠耳。柳川安東省庵者。真貴國豪傑之士。學行俱超超足。尚其苦心刻志。更不可及。足下同產一邦。猶未之知見耶。友一國之善士。其謂之何。儻有晤言之日。當畧陳其梗槩也。草率附復。不盡。

答佐野回翁書

辱惠書問。遂如素交。風土不同。語言難曉。誠所患矣。破窻不禦氣寒。敝廬不蔽風雨。使令不供。百具不足。貧士之宜然。無足怪者。惟父母墳墓荒蕪。未知爲何人牧馬之地。胞兄戚友在遠。未知爲何人魚肉之資。不得不魂夢爲傷耳。其他更有痛心疾首之事。初交未便。淡言。台臺爲加賀公推許。僑寓其州。雖北堂在遠。幸有尊閫賢郎。代供耳旨。未足興流離。

之歎。曰僕方之。不啻天淵也。來問朱王之異。不當決於後人之臆斷。寒暖之向背。即當曰孔子斷之。生知之資。自文王周公而後。惟孔子顏淵而已。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他如學而不厭。下學上達。不一而足。其於顏淵也。不稱其聞一知十。而亟道其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是可見矣。朱子道問學。格物致知。於聖人未有所

戾。王文成即有高才。何得輕譏之。不過沿陸象山之習氣耳。王文成固染於佛氏。其欲排朱子。而無可排也。故舉其格物窮理。曰爲訾議爾已。愚謂此當爭其本源。不當爭其末流。孟子於伯夷伊尹柳下惠。尚曰不同道。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德教相侶。治效相方。猶且不相悅。此豈有所是非耶。孔子之道。宜可萬世無弊已。何曰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分處諸侯之國。遂有異同。子夏之教。行於西河。一再

傳而遂有吳起莊周之禍。豈孔子之道非耶。若使從其善者改其不善者闕其疑而軌軌者三人行尚有我師。若愚不肖必不可化。陳子禽叔孫武叔尚毀孔子。二人固及門之徒也。又何有於考亭耶。王文成爲僕里人。然燈相炤。鳴雞相聞。其擒宸濠平峒蠻功烈誠有可嘉。官大司馬封新建伯。後厄於張璉桂萼。方獻夫牢騷不平之氣。故託之於講學。若不立異不足。呂表見於世。故專主良知。不得不

與朱子相水火孰知其反。呂偽學爲累耶。愚故曰。文成多此講學一事耳。是故古今人惟無私而後可。呂觀天下之理無所爲而爲。而後可。呂爲天下之法。今貴國紛紛於其末流而急於標榜。愚誠未見其是也。又何論朱與王哉。蠡測如斯。僅塞來問。未知有當於采擇否也。連日積恙。日不得息。夜不得眠。率復不次。統希崇炤。

答矢野保庵書

向緣旅邸密通幸得時親聲教一旦契闊遂增峯邇人遠之歎前所下問久未奉復刻下又當有水戶之行無容更爲遲微僕荒陋無侶何足言知爲學之道然竊嘗聞之於師矣爲學非難立志爲難志既堅定則寒暑晦明貧富夷險升沈通塞均不足言奪之矣如此而學有不成者乎然學者所宜祈進者也所宜基大者也而自宜爲進者恒退自宜爲大者并其小而失之足下進寸退尺學小遺大

即此欲然不自滿之念真善爲學也善立志也由此擴而充之盈科放海充實光輝均莫日而禦之矣氣拘欲蔽屢接未嘗見希漸即或有之亦正須爲學日恢弘開闢之耳至于斷髮從俗晦跡醫術此國俗之所爲無害于學無損於志足下既有志斯學夫孰得而奪之哉惟望卓然自立奮焉獨往萬勿隨人步趨也冗次奉復遲慢爲罪

答桐山知幾書



前因射策解。偶作數字。與劉陳二兄。謂學問之事。不可曰璞為撲。且此等事。唐人來此。其中鹵莽者多有之。不獨來此。無學無識之人。即名公。即刊本。其用事註釋。亦時有此病。未可枚舉也。故不肖於古文子史中。註解時。有批抹者。此惟可與知者道耳。與庸人言。無不抵掌而笑。接來論。知頗有意向學。不獨文藝。即言論乎。采原自恂恂。可愛儻能肆志於學。何有底止。但學須內求。不在貌取也。近世之

人。多貌取。曰炫世已爾。非有真能實實求進於學者也。趨庭踈棄。何敢造次。太儒之譽。非所敢承。漢世學業近古。稱大儒者。惟董仲舒一人。其餘若賈太傅。司馬龍門。劉向。揚雄。之徒。博雅閑肆。典奧淵深。至矣極矣。而俱有疵焉。豈非曰大儒者。學與德兼焉者。瑜則何敢當。况曰避難來此。負負往來。人品污下。所不必言。書理荒踈。極為謬戾。祇為貴國。非笑而為大明。損棄聲實耳。來紙二幅。不敢違台意。

謹書上。非謂能書也。

答大和香庵書

芟夷群兇。張大鴻業。豈非至願。然足下之所  
言者末也。儻正學行於世。則群邪自銷。自沮  
不待芟而自闕。不必張而自大矣。今幸貴國  
王公大人之持世者。十九不歸於佛。則下民  
之干高皂隸。復何足顧。上之德風也。下之德  
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其責在於君相。不在  
於小民也。其禍在儒道之不明。不能百姓曉

然知先王之道之為美。今按不能下而其罪

亦不在乎釋子也。太陽無臨照之威。則陰霾

為之崇。故其權在於君與相耳。望之望之。

答完翁書

別後匆匆。無時寧息。十七日暮。方得澄。一三  
十餘金。又聞十九日准行。一時倉卒。事事不  
備。又一身作僕。兄翁行後。更覺周折。弟又才  
短。所日跋胡囊尾。適得尊札。遠頒并貴。相知  
安東省。庵兄手書。及餞別詩。且錫之。呂黃金。

弟自慚薄劣。何敢當其過隆之譽。况省庵凡  
銳意學古。即有超世卓識。是弟老友。何執禮  
過謙如此。如金如錫。此詩人之所曰美武公  
也。弟何人斯。乃承其貺。惜乎勿遽之甚。兩三  
日來。日夜不得寧息。惟一讀其書。已知是貴  
國白眉。序說詩箴。總不及奉讀。便當携至舟  
中。翫誦批評。竊來舟寄上。偶見其刻意砥行  
之作。深有意乎聖賢豪傑。當是此國第一流  
人。豈獨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已哉。幸惟相

勵勉之。堯舜孔子。非異人俗。總是吾輩分內  
事。弟因一時倉卒。不揣答其書。但曰一名帖  
致意。統竄到閩之後。尚書相答耳。從古多有  
此禮。勿曰為畧也。別諭索字。又書參幅。奉上  
希紹入。轉致之。百凡俱承高雅尊嫂。又能曲  
體至情。謝何可盡。統重圖報。弟此行附舟。雖  
船主謙虛之極。言語煦煦。弟恐舟人別有不  
良者。為是彼人心腹。隻身遠涉。誠恐一旦有  
不測之事。不明不白。若到彼平安。弟即早速

寄聞儻有不可知。如弟所料。兄翁萬勿默默  
付之無可如何。留此書為證可也。弟舟中出  
入必謹。又不飲酒。必無自失。惟兄記之。冗次  
不備。統希崇炤。

答某書

發來書。糾摘前序之謬。讀之驚顛錯愕。不知  
所云。或者彼時病困心煩。稍涉謬戾。容或有  
之。必不應乖戾至此極也。雖自信甚真。然必  
得原文考證。而後即安。一時求之無有。久苦

寓中碩嵐為耗。是稿慮為嵐竊。累日行坐惴  
惴。自念不佞既已辭章吟詠。鏤冰刻棘。非學  
復。且明興制義。塵飯土羹。非學乃一旦背繆  
於濂洛關閩。且又不自悞於惑世誣民之說。  
不佞將安所託其足乎。數日後忽於故紙中  
得其草。於是拭目凝神。徹首徹尾讀之。又不  
覆再四讀之。不禁訝然失笑矣。足下何一誤  
至此耶。文中大意謂聖賢之道止是中庸。當  
求之於心性氣志之微體。之於家庭日用之

際不但索之跡象之粗者。總是糟粕。即過於推敲刻覈者。亦不足引掖後生。跡象摹擬既足。使人厭棄。而理窮渺忽。亦易令人沮喪。既已厭棄。又復沮喪。最易入於異端邪說。一入於異端邪說。豈尚復有出頭日子。故不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平平常常做去。自有一段油然而發生。手舞足蹈之妙。豈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而與濂洛關閩之學有異焉者。濂洛關閩五先生。研精窮

理。寧有疑貳。晦菴先生得力於道問學。尚與尊德性者分別頓漸。朱陸之徒。遂爾互相牴牾。凡此皆實理實學。與浮夸虛偽。豈不風馬牛不相及乎。浮夸虛偽。曰文其妍。曰售其術。此小人無行之尤者。而謂君子爲之乎。足下何一誤至此。浮夸虛三者。固不辯而自明矣。至若指之爲僞。惟有王淮。鄭丙。韓侂胄。陳賈。林栗。沈繼祖之流。齷齪姦邪。無君無父。營私植黨。排陷名賢。所謂桀犬吠堯者也。不佞今

愛才先生文集 卷三 二十四  
日舍置故園妻子漂泊異鄉古人所為舉目  
言笑無與為歡者又且食蔬衣敝伶仃憔悴  
廿年於外百折不撓自苦者何心所為者何  
事更未嘗高自標榜口舌動人即使終留貴  
國止求數畝之地抱甕灌園纔自給足即止  
初無意於人間世足下乃曰王淮鄭丙目之  
耶所謂浮夸虛偽者明明白白自有卒言之  
旨足下即不能融會一篇大意乃拜不看上  
下文乎足下既不知古今原委又不知國朝

典故宜乎一聞此言遂囂囂不自禁也但未  
嘗求其說而不得而遽囂囂然辯駁如是是  
又一刻舟求劍者矣可笑之甚也文中云足  
下但取其精意而已矣慎母於聲音笑貌之  
間泥其泥而揚其波所指本自真切若使周  
程張朱諸夫子而既浮夸虛偽矣又何有所  
為精意者而令吾子取之耶末言子慎母於  
章甫縫掖之間求孔子然則孔子亦浮夸虛  
偽乎辭旨迥不相涉無俟明者而後知之也

即言洛閩之徒。失其先王本意。呂致紛然聚訟。痛憤明室道學之禍。喪敗國家。委銅駝於荆棘。淪神器於犬羊。無限低徊感慨。故耳。未嘗自叛於周程張朱也。即使其中指摘一二。亦未爲過。不聞君子和而不同乎。伊尹自佐成湯。呂成王業。殷湯崇之爲元聖。而尹亦自言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顏子不遷不貳。孔子亦歎其庶乎。曾子獨得其宗。而未能彷彿。共好學。孟子學業成就。已不能及於顏子。

之渾然。假令其道大行。而王業所成。亦不能過於伊尹之光。大。而一則曰姑舍是。一則曰不同道。然則孟子亦非與晦菴先生之於程氏兩夫子。雖曰私淑諸人。然崇奉而著蔡之者。莫過於此矣。及其著書立言。未嘗率繇無改。且有直糾其失者。熙寧淳熙。先後百年。其間未甚相懸也。及今世遠事殊。而必於葫蘆畫樣。吾恐其謬於聖賢者。不啻千里矣。不佞初爲此序。本謂足下未必能曉。然聞尊公鴻

才宿學而貴州又多英賢譽髦故慨然爲之  
然其罪多矣失言罪一也辭不能達意而使  
足下迷誤罪二也立不相信之地多言而盡  
罪三也又且異邦孤子足下雖刻畫無鹽良  
不爲過但於文義不能解又不謀之父兄遂  
爾大肆譏評不深得罪於貴州之先生長者  
乎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古有是言矣愚曰爲  
學仲尼而不得其要不若學鄉國之君子學  
鄉國之君子而未得其真不若學比閭族黨

之善人何也其事父事兄道得其要意得其  
真吾迺相觀爲善涵育深而薰陶久則親炙  
切而引掖伸迨既及於善人於曰進於君子  
又進而希於仲尼斯循序而有漸矣若後生  
小子未知灑掃進退之節未達愛親敬長之  
方而遽於天人理欲義利公私之際與之辨  
析毫芒彼不蹶然而去則有喑然而喪爾其  
曰所論益精所就益寡者爲不用世及天地  
泰否等其言果何謂也不佞徒曰避難苟全



本非倡明道學而來。亦不<sub>レ</sub>良<sub>レ</sub>知赤白自立<sub>レ</sub>門戶。足<sub>レ</sub>下<sub>レ</sub>幸<sub>レ</sub>勿<sub>レ</sub>再生<sub>レ</sub>葛藤。日<sub>レ</sub>滋<sub>レ</sub>煩擾。論議既不相合。必無復受餽遺之理。來儀藉手敬璧。惟希<sub>レ</sub>炤入。萬勿<sub>レ</sub>日<sub>レ</sub>日本之禮責我也。

與某書

豚兒七歲能讀書。日誦百行。一字無遺。然不能<sub>レ</sub>賢<sub>レ</sub>膠柱而鼓瑟。不通於天下之理。僕甚不喜。然國變日來。亦能不<sub>レ</sub>爲<sub>レ</sub>虜所<sub>レ</sub>污。隱居教授。家人藉<sub>レ</sub>日<sub>レ</sub>餽<sub>レ</sub>其<sub>レ</sub>口。不至<sub>レ</sub>如<sub>レ</sub>他<sub>レ</sub>縉紳家貧困狼

藉<sub>レ</sub>差強<sub>レ</sub>人意耳。大明未亂之時。合<sub>レ</sub>天下之縉紳。惟僕家獨貧。國變之後。合<sub>レ</sub>天下縉紳。惟僕家獨安。上蒙祖父世德。下亦賴<sub>レ</sub>豚兒舌耕餬口也。甚荷<sub>レ</sub>上<sub>レ</sub>公厚愛。無<sub>レ</sub>已。然僕不敢輕出<sub>レ</sub>一言。聞諸孫多人。長者又當有子。則豚兒一年館穀。常養<sub>レ</sub>二十人內外也。其貧可知矣。恐不能讀書。其賢不賢益不可知矣。每思得<sub>レ</sub>一孫到<sub>レ</sub>此<sub>レ</sub>方<sub>レ</sub>知<sub>レ</sub>先<sub>レ</sub>父母墳墓平安否。然不敢輕舉。今年夏秋間。大泥船到。有一鄉人趙姓者。其

人侶誠實。托其體訪。若諸孫有佳者。攜一人來。若未必佳。亦不敢輕易舉動。僕親戚沈魯瞻。一至海外。遂至性命之憂。事非易也。上公大德。中心銘感。幸藉鼎言。先為致意。僕另當端謝也。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